

秋微

著

# 几 乎 爱 人



几  
乎

爱

City Bird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几乎爱人 / 秋微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9 (2017.9重印)  
ISBN 978-7-5086-7824-5

I. ①几… II. ①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8715 号

北京水木双清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经本书著作权人秋微女士独家授权全权处理与本书版权相关的所有事宜。

更多合作, 敬请联系: [qiu@gwrep.com](mailto:qiu@gwrep.com)

几乎爱人

著 者: 秋 微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0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7824-5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mailto:author@citicpub.com)

## 自序

不久前看一部纪录片，讲述美国喜剧明星金·凯利画油画的状态以及为什么画画。

那些画作，色彩极其丰富，但作品里的绝望扑面而来。画家自己说，他想用画画这个方式寻找答案，好以此填补内心的某个无法说清的黑洞。

我似乎特别明白他在说什么。

大部分创作都是为了寻找答案，大部分创作的动机都因为内心有一到若干无法说清的黑洞，大部分的创作者内心都是绝望的。

我自己也是这样。

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不好意思明目张胆地宣称这种绝望，光天化日太平盛世之下说“绝望”好像矫情了一点。

当然了，在我看来“绝望”不是坏事，就像“孤独”也不是坏事一样。

我特别感谢这个清楚的、漫长的绝望，因为有它的存在，多数时候我才活得很积极。我也把这种外表投入内心绝望的“特性”带进了我的作品，在那里，每个人物都看起来很尽兴，然而他们又总是遭遇不期而来的无疾而终。

然而，谁不是？

我是看《红楼梦》长大的，“盛筵必散”像一个天生的刺，长在我心底，时间长了，业已和我的人生观合而为一，时常隐隐作痛，这真是福祉——疼痛的存在，令人确定心神的存在。

天底下恐怕没有任何一件其他的事像“创作”一样贴近“爱情”。

我非常爱我写出来的那些人物，因此，不仅是为他们选择的职业或爱情，就连他们喜欢什么音乐、习惯去到哪里、热衷什么颜色、偏好什么食物或品牌，无一不是精心思考过的。且那些属于他们的爱好和细节，只能属于他们。

有灵魂的作品或品牌值得被重视和歌颂。

我也把我那个长了刺的人生观带进每一个作品，他们热辣地恋物，热辣地爱着，热辣地来了又去。正因为“必散”，所以才必须要使劲儿地把人生活成盛宴一场。

《几乎爱人》是在东京筹备和完成的。

我一直对一些非常东方的、对心念和情感的诠释特别着迷，所以试着想把它们藏在故事里。那些故事看似淡淡的，以我自己当下的审美，真正动人心魄的，早已不是“强情节”。

《暗恋时代》好像在讲一桩“暗恋”，它有一个重要的起因是向茨威格致敬。《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大概是我这辈子看过的第一个“言情小说”。所以我用了向经典致敬的“暗恋”当引子，想要表达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时光”，都被我们的“以为”误导了，我们被自己的执着带去了其他地方，没有归途。这不存在好或不好。人生总归会剩下很多的遗憾，只要假使从遗憾获得的是怜惜，

遗憾就值了。不论对错过的人，也一样对自己。

《爱，不由自主》构思得最久也写得最长，这两个元素加在一起未必等于“更好”。我的编辑们开玩笑说为什么三篇像三个不同的人写的。

连我自己都能察觉到笔触的不同。

我也任由它们各自不同。

这或许也基于一个客观的原因是，这两年我把自己安排成了“双城模式”，不同的环境确实会影响行文。

主动的飘摇感尽管会增加辛苦，但同时获得了意外的清静。到目前为止我喜欢这种没有固定在某一个“江湖”的生活。

很多时候烦恼和戾气都来自局限，一个人对社会最基础的贡献就是先管理好自己。人人有责首先是人人对自己有责。

不论什么创作，大致都是呈现审美和世界观。而这个审美和世界观的传达，创作者决定一半，观赏者决定另外一半。

在讨论《几乎爱人》的宣传方案时，中信出版社负责这本书的女生忽然笑说：“我觉得这本书里的爱情都特别‘丧’。”

大家本来以为是一句笑话，都笑起来，笑完，似乎又没有其他的字词可以反驳。

因此，就有了“丧式爱情”这个主题。

我对此没有异议，在我心里，最理想的状态是尽量用作品说话，自己少说。

那么“自序”的存在，重要的意义，是表达感谢。

尽管写作是一个人的事，但，生存不是一个人的事。

和以往一样，每篇小说因不同人物设定、不同背景构成，需要做大量功课，了解和学习不同职业、不同领域的常识，过程中获得

了许多专业人士和亲朋好友的支持，特别感谢如下：

张绍刚先生、黄宜君女士、许晴女士、陈默先生、李响先生、刘同先生、郑焘先生、郭涛先生、尹茸苑女士、吕骏先生、卞晓帆女士、范小青女士、张凌凯先生、李思齐女士、焦剑先生、范伊力女士、张皓宸先生、杨杨先生、依辉先生、傲立先生、王若晞女士、九花女士、郭宁女士、李欣琢女士、程璧泓女士、谢刚先生、周昊先生、戴克莎女士、周立华女士。

顾晓东先生、松峰莉璃女士、玉置彰彦先生、戴蓉婧女士、林一郎先生、外所一石先生、草野大地先生、河野由香女士、婉恩女士、程方女士、陈小乔女士。

特别感谢杨澜女士、李静女士、柯蓝女士。

生命涯抗衰防癌医学中心首席医疗官陈君平博士、健康管家李姣女士。

上海永远幸妇科医院范煜院长、刘颖医生。

张岩峰律师、郑晓明律师。

感谢中信出版社李静媛女士、杨瑜婷女士。

感谢我的图书经纪公司水木双清北宜女士。

有你们才有这本书的顺利出版。

特别谢谢朴树先生手写了《清白之年》中的歌词作为这本书的书签。

创作是一件既孤独又艰辛的事，承蒙各位的支持、帮助和鼓励。

如果说，我对这本书有什么样的期许，这个期许就是：这三篇小说的审美和世界观，能激发出令人内心更柔软的空间与可能。

秋微

目  
录

几乎爱人

0 0 1

暗恋时代

0 7 3

爱，不由自主

1 8 1



几  
乎

爱

人



## 一 我妈

那几个月我们家真是不太平。

先是我爸被调查了。

一起被带走的一共三个人，我爸、他的一位合伙人，还有他们公司财务总监。

后两个人当天就被放回来了。

我爸被留下了。

“早晚的事儿，早还早了！”我妈说。

只要跟我爸有关的事儿，我妈的评论都带一股冷眼旁观的孤傲。

我爸是个做生意的。我爷爷奶奶都去世了。从户口簿上看，我和我妈是他仅存的“亲属”。

我妈生于艺术之家，父母健在。

她爸爸五十岁之前是交响乐团指挥，几年前到音乐学院当客座教授。她妈妈年轻时是活跃于舞台的大青衣，演不动了之后积极进

取，以四十岁高龄考取了上戏<sup>①</sup>，到现在都还是活跃于舞台的著名戏剧导演。

我妈姓钟，因出生那天碰巧赶上农历八月十五，我外公给她取名“钟秋”。

成年之后，我妈因颇承袭了些处女座的讲究，周围的人对她的态度也都只得跟着端庄起来，他们叫她“秋小姐”——在不失昵称的亲切前提下，缀上“小姐”二字，保全了人民对处女座普遍存在的距离、揶揄以及等量的敬意。

我妈年轻时候是跳舞的。

我爸有一回经人介绍跟一个女的相亲，那女的热爱文艺，约我爸去看我妈演的舞剧。

结果我爸被我妈台上的风采迷住了，当场就把那位相亲的女性晾在一边，去后台找我妈要电话。

“我老婆，那大长脖子大长腿！一女的如果没脖子没腿，有胸有屁股也没用！”

这是我从我爸那儿听到的他对我妈唯一的赞美，好像我妈值得他肯定的只有外形，还是外形的局部。

也许这就是他的肺腑之言。

反正，为了我妈的腿和脖子，我爸当年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我爸追我妈的方式非常老套，就是给我妈买贵东西。

我妈嫁给我爸的原因也非常老套，就是她的父母强烈反对。

---

① 上戏是“上海戏剧学院”的简称。——编者注

“你的梦想呢？你的追求呢？”我外婆质问我妈。

“我的梦想就是当少奶奶，我的追求也是当少奶奶。我看了那么多悲剧，演了那么多的悲剧，还不够吗？我的人生得是个喜剧！起码不悲。”我妈回答。

“你以为谁想悲就能悲吗？悲是需要头脑、需要心灵、需要足够感受力的！你那最多就是个贪图享乐！离‘喜’十万八千里！”

“您富裕过吗您就批评富裕！”我妈继续争辩。

“我批评的是肤浅！是懒惰！是愚蠢！”我妈的妈不依不饶。

两代人谈崩了。

我妈言出必行，嫁给我爸之后就不跳舞了。

“你以后也得嫁有钱的，然后自己掌握钱。你们这代人多好，受这么坦然的教育。我们小时候，那都什么啊，好像为富必定不仁，好看肯定是婊子。谁说的？穷人大坏蛋多了去了，那些长得丑的脏心眼子也多了去了。你啊，给我记住，女人啊，一得好看，二得有钱——爱钱有什么不好？钱能让人自由。只不过呀，大多数人就止步在爱钱这儿了，因为‘自由’是个高级的事儿，不是所有有钱的都知道怎么自由。有钱的蠢货多，但，那不能赖钱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太深奥，你以后慢慢领悟，先有钱再说。”

外公外婆因为反对了我妈的婚事，所以跟我爸一直有芥蒂。外婆作为一个艺术家，不知道怎么给自己台阶下，我爸作为一个普通商人，只会推销商品不太会推销自己。所以这两代人一直没相处出和谐的家庭氛围。

“好不好都是我选的，我自己担着。”这是我妈嫁给我爸时候的宣言，她也是照这话履行的，她也没有特别想推动增加她父母和她丈夫之间的感情。

我爸被抓去调查之后，我妈每天见不同的人讨论应对方案。

她喜欢钱，但不贪财，最爱说的口头语之一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我从小目睹她对钱的态度，像一个达观的女性对待爱情的态度——看到机会就积极争取，拥有的时候相当珍惜，缘尽失去的时候该放手就放手。

大概就因为她对钱的这个态度，所以总能化险为夷。

除了忙我爸的事儿之外，我妈自己那些常规安排都照常进行。我也没听她跟无关的人说起过我爸的事儿。

“Yuki 你记住哈，人哪，有好事儿的时候呢，自己高兴就行，不用满世界跟人显摆，省得招人忌妒。有坏事儿更不用满世界跟人诉苦，省得招人笑话。”这是我妈对我的教育。

我也不知道她这算不算对人性过于悲观。

表面上看，她挺平静的，确实没跟谁诉苦，但该试的办法，也尽数试了。

等忙了好一阵子之后，有一天我妈跟我说我爸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我算对得起你爸了，这回为了能把他捞出来，可累死我了。等他出来了，我得让他立遗嘱，咱家剩下的这些家当，都得是咱俩的。”

隔天她好像很有闲情，让司机小冯开车，她带着我去了几处我们

家刚被没收的房产，在那日之前，我并不知道我们家还有这么多家业。

“喏，看见了吗？”每到一处，我妈都把她评价我爸的话再重复一遍，“你说就凭你爸，他要是单凭真本事，买得起这么多房？我早说了，没那么大命就别那么大胆。果然不出我所料，退赔了吧！这下踏实了，挺好！”

我妈说这些的时候，保持着她对我爸一贯的不屑，似乎那个当时还被羁押审查的人，不是她结婚超过二十年的丈夫；似乎这些被没收的房产，从前和以后都跟她无关。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切的祸根都是贪心，对财富，对感情，都一样。”我妈看着车窗外说。

当时的车里除了我就剩司机小冯了，所以我也判断不出她是在教育我还是仅仅在自语。

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妈挺孤独的。

但我也不会因此对她做出什么温情表达。

我对她的这种孤独已经习惯了。

她经常会因为一个什么看起来没有上下文的理由，就“当众孤独”起来。

有一回我们例行去香港购物，那天在海港城买了好多东西之后去马路对面吃甜品。

排队等座位的时候她把新买的 Tom Ford<sup>①</sup> 的口红拿出来，几个颜

---

① Tom Ford，汤姆·福特，设计师、导演、制作人、编剧，2006年创立个人品牌“Tom Ford”。——编者注

色比了比，好像哪支都不舍得给我的样子，递给我又收回去，来回几次。

排在我们后面的一个外国人开玩笑说：“对你妹妹好一点。”

我妈立刻高兴得像个孩子，她特别喜欢听别人说我们是姐妹。

等坐定，点好了一桌子下午茶之后，她好像高兴累了，刚才一脸的笑容融化在脸上，眯起眼睛对着窗外一幅巨大的金城武的海报发呆。

看了半天之后她说：“有时候想想，这个世界，谁都会消失，连这么好看的人都难以幸免。还真挺没意思的。”

说完她叹了口气，依旧是对着窗外的金城武说道：

“好看的笑容就像玫瑰，是玫瑰就会凋零。”

感慨完，转脸，五官在脸上重新振奋了一下，挑起一边的眉毛叫服务员加了两个杨枝甘露。

每到这种时候我就沉默。

我妈总是猛地就孤独上了，似乎孤独就是她的人设。

有一次我背着我妈跟我爸感慨说，你看你们过得看起来锦衣玉食的，但妈妈好像总是挺孤独的。

对此我爸是这么评价的，他先“哼”了一声，然后说：

“你妈这个人，谁她都看不上！活该她孤独！”

这个评价虽然听起来无情了点，但基本上也不失客观。

我妈没有来往特别密切的朋友。

她不喜欢跟其他年龄相仿的已婚妇女讨论丈夫孩子或珠宝首饰，嫌人家“庸俗”。



她也不喜欢跟不同年龄段不婚或不育的文艺女中青年交往，说是“太把自己当回事或是性冷淡的女的才会单着，这种人我跟她们聊什么啊”。

她也并不是完全没朋友，跟她有过密切来往的那些人多半是她和她的“兴趣小组”认识的。

她有好多兴趣小组，每一两年换一个。她跟不同的人打球、滑雪、爬山、骑马、跑步、跳伞，都是有钱有闲工夫的人参加的项目。

我妈会玩儿爱玩儿，风韵犹存又是已婚，不存在需要谁担责任的风险，所以那些男的也喜欢跟我妈一起玩儿。

但那些男人们的太太或女朋友们似乎不是太喜欢。

“一个女人得活得多悲哀啊才会每天像盯贼一样盯着自己的丈夫都跟谁来往密切啊。”

话虽这么说，终究被当成嫌疑人不是太愉快的事，我妈每每也是乘兴而去，知难而退。

时间长了，她又看得上的、又能跟她说心里话的人屈指可数。

她自己的父母算是两个，然而也闹掰了。

嗯，我的那位当导演的外婆和我妈在几年之前决裂了。

决裂的原因在我看来有点不可理喻：

她们是因为艺术理念不同决裂的。

那天我外婆导演的一部歌剧在国家大剧院演出。

我外婆给了我妈两张票，嘱咐她带着我去看现场。

这种事在我们家是惯例，我外公外婆有什么演出都只给两张票，并且指明让我妈带我去。